

中国**新锐派**

作家作品文库

那一夜月光如水

【刘春来短篇小说作品】

在刘春来的“铜鼓冲”世界里，有旧中国古老朴素的人情故事，有“我”混沌初开时见识的风风雨雨，有改革初期的农民觉醒，有新时期农村青年的爱情生活和他们的追求，还有新时期农村基层干部的生存图景等。

刘春来◎著



中国财富出版社
CHINA FORTUNE PRESS

中国新锐派
作家作品文库

那一夜月光如水

刘春来短篇小说作品

刘春来◎著



中国财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一夜月光如水 / 刘春来著. —北京:中国财富出版社,2017.3

(中国新锐派作家作品文库)

ISBN 978 - 7 - 5047 - 6387 - 7

I. ①那… II. ①刘…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26619 号

策划编辑 张彩霞 责任编辑 张 静

责任印制 方朋远 责任校对 孙会香 孙丽丽 张营营 责任发行 张红燕

出版发行 中国财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5区20楼 邮政编码 100070

电 话 010-52227588 转 2048/2028(发行部) 010-52227588 转 307(总编室)

010-68589540(读者服务部) 010-52227588 转 305(质检部)

网 址 <http://www.cfpress.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 - 7 - 5047 - 6387 - 7/1 · 0241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

印 张 12 印 次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190千字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差错·负责调换

序

仁者在述说

刘春来，一个慈悲的仁者，在不厌其烦地娓娓述说，述说一个叫铜鼓冲的小山村，述说这一方土地上人们日常生活的进程。

学文学的人都知道，从村社结构的变迁来透视乡土中国的命运，是中国现当代作家屡试不爽的一把利刃。老字号的作家柳青、赵树理、周立波等都有过成功的尝试，“蛤蟆滩”“三里湾”“清溪乡”也因此成为特定时期中国农村的缩影。刘春来从1978年起，一直到2000年，都沉浸在一个叫“铜鼓冲”的地方，从那里入手“炮制”一个又一个中短篇。他的“铜鼓冲”，风光景物酷肖周立波的“青溪乡”，山坡上也长的是茶子花，溪边也尽是水竹林。刘春来显然是接受了前辈作家的成功经验，以“铜鼓冲”为舞台，展示不同时期人物的活动，反映中国农村渐次变化的进程。在他的“铜鼓冲”世界里，有旧中国古老朴素的人情故事（《山俗》）；有“我”混沌初开时见识的风风雨雨（《萌芽》）；有十年浩劫时期留下的良心孽债（《甲老爷祭》）；有改革初启时的农民觉醒（《锈铁泛光》）；有新时期农村青年的爱情生活（《在八月的田野上》）和他们的追求（《走访李小迪》）；还有新时期农村基层干部的生存图景（《长清先生》）……刘春来用小说写出了一个小山村的历史。

永远也走不出铜鼓冲世界的玉阿婆（《玉阿婆》），是刘春来进入铜鼓冲精神世界的标志。在这个作品中，“铜鼓冲”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已经和作者笔下的人物生存状态融为一体了。刘春来到此时似乎才知道，人生的真谛和艺术真谛应当是相互渗透的，用小说去追逐和图解某

种思想，对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不仅徒劳，而且简直是不务正业。他还知道了，描写对象并不决定作品的价值，作品的价值取决于描写对象与普遍人生的汇通，也就是从特定描写对象达到一个有一定意味的普遍人生状况和存在状态。他还知道了，伟大与狭隘共生、稳固与保守相因、包容性和封闭性共存，社会在这些共生、相因和共存中发生着翻来覆去的变化。刘春来稍后创作的《铜鼓冲人物监摹》，推进了诸如此类的艺术认识。回想起来，在那个时期的中国文坛，我们很少看到正面描写农村基层干部的作品；相反，以权谋私、装神弄鬼、见风使舵、铁面无情的土皇帝形象通过许多农村题材作家的一再强化，好像特别深入人心。诚然，对农村基层干部的这种习惯性的反面描写，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真实性，但是，农村基层干部毕竟是中国农村改革进程的带头人，毕竟是中国农村安定发展的保证力量，舍弃对他们的正面描写也是一种偏颇。刘春来对农村基层干部的叙述，看上去漫不经心，骨子里头却温情脉脉，与农村生活所固有的文化内质和俗常状态取得了同构的表达方式，这就反倒使这些人物赢得了很高的真实度。

1991年，刘春来获得第七届湖南青年文学奖，正是基于他的“铜鼓冲系列小说”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上获得的声誉。就像周立波以他的“清溪乡”为我们提供了一面合作化时期中国农村的镜子一样，刘春来以他对“铜鼓冲”世界的发掘，也为我们提供了一面观照新时期中国农村的镜子。略有不同的是，刘春来处在解放思想和思想解放的好时代，他对社会生活的观照，已经可以不受“左倾”思想的束缚了。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刘春来的笔触开始伸出“铜鼓冲”，在“铜鼓冲”世界之外进行深入开掘。之后，小说的人物就也不再是走不出“铜鼓冲”的土著乡民了，而是曾经在“铜鼓冲”生活过的知识青年（《瘦月亮》），当上了政协委员、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的代表（《石板路，水竹林》）等。他笔下的“铜鼓冲”和我们的实际生活与时俱进、对外开放了。新型人物和事件的进入，不只意味着题材的开拓，而且意味着他对原有“铜鼓冲”的突破和超越，意味着一个新的审美艺术世界的苏醒和诞生。非土著因素的参与，给予了作家远距离审视“铜鼓冲”的方便，而远距离的审视，又必然带有历史反思的性质。1988年

发表的中篇小说《父亲》，刘春来用不肖子孙“我”的口吻来叙述父亲的经历和命运，用审视的眼光对待父辈，用近乎恶作剧的手法，把历史上曾经被我们奉为神圣而顶礼膜拜过的许多东西作了彻底反思和还原。父亲那由传统革命理念所指导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实现，他作为理想的追求者只能是疲劳地倒下去。《父亲》中那些活生生的形象告诉我们，父辈们进行的那一场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农民土地革命，作为这场革命主体的农民，他们的素质、觉悟、才干、文化素养等与这场革命的宏伟目标，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这是“父亲”命运悲剧的根源，也是新中国历史之所以充满艰难和坎坷的症结所在。刘春来像一个仁者，娓娓叙说那么多人物过去和现在的生存图景，其实只有一句话：中国社会要前进，任何时刻都要记得我们的农民兄弟；忽略了农民兄弟的诉求，所有的革命——包括改革和改良，都没有任何意义。

1996年，刘春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铜鼓冲纪事》获得了湖南省“五个一工程奖”，其创作开始从中短篇小说向长篇小说转折，同时也是“铜鼓冲系列小说”的最后亮相。《铜鼓冲纪事》以后，刘春来相继推出了《水灾》《办事处》《时运》等大部头作品，只是这些长篇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还是和他的“铜鼓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铜鼓冲在哪里？刘春来一直生活在益阳，他长大的地方确实有一个铜鼓冲，有一条经常出现在他作品里的“七里江”。而恰恰是他对益阳、对故乡土地的眷恋，造就了他创作上的特色和文学上的成功。文学界喜欢把刘春来归于乡土作家那一类，这不仅因为他作品的取材、他刻画的人物，还因为他使用的语言，以及作品所表达的社会风情。“太阳一落土，铜鼓冲的人家就检场打扫各家的地坪了。打扫得索索利利，不见一根草屑屑，再均匀地洒上一桶浸凉浸凉的井水，夏日的暑气即刻便收敛了。然后人们搬出凉床子、竹椅子、矮塌塌的麻拐凳，还将细瓷茶壶也搬出来，里面是拍满的、煎了甘草和菊花的凉茶。做完这一切，大男小女就开始歇南风了……”类似于这样的乡土语言、这样的地方风俗画，在刘春来的小说里面随处可见。这样的风俗画、这样的乡土语言，其实我们已经见过一次了，那是在周立波的小说里。同为益阳人，刘春来是周立波语言风格的继承者和发扬者。继承一种语言风格，需要对语言所寄托

的那一片土地无比熟悉，唯有扎根一片土地，才是艺术超越的唯一保证。刘春来带着对土地的热爱开始起步，靠着对土地认识的深化而得到突破，他自始至终把创作的根扎在他所热爱的那一片土地上。这份持守，在目前相当浮躁的文坛上，当是一片灿烂而宝贵的亮色。

农村题材文学创作本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热门，但现在越来越冷，冷得令人心疼。考察个中原因，固然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发生重大转移有关，但农村题材创作需要花更多心血、下更大功夫才能出新。读者群的有限，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农村题材已经经过无数高手的侍弄、不少大师的开垦，要想有新的突破，必须不务虚名、甘于寂寞。事实说明，以农村农民为创作题材的作家，真正做出了成绩的，不是那些一味凭着深入生活而从局外抓取生活的人，而是那些原本就生活在农村的人。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说过，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话说得平易且发人深省。今日之中国，虽然已经到处是高速公路和立交桥，许多农民也已经成为农民工了，但整个中国社会、整个中华民族，却依然顽强地表现出浓厚的乡土特征，高速公路、立交桥和农民工，依然分明地烙上农耕文化的天然印记。所以，在中国文学创作中，任何对民族文化乡土成分的藐视，都会导致作品思想深度的缺乏，导致审美魅力的缺失。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刘春来对乡土的变迁和变迁的乡土的关注，说明他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时代变迁意识通体成熟。比如，他后来的长篇小说《办事处》，虽然环境已经部分搬到了城里，但还是借众多人物的活动以及他们的最后命运，表达出对土地的绵绵情愫。农民进城了，寻常人性的生长、迁化、演进、陷落、迷失、苏醒和升华虽都搬到城里来进行了，却与他们原来安居的那一片乡土还是有着命定的关联。我特别欣赏这部小说结尾时的那句话：太阳总是一寸一寸升起的，阳光总是一寸寸照亮大地的，我们不但要有信心，还要有耐心。

刘泽民 戴灿

中南大学文学院

2016年8月

目 录

山 俗	1
蛮老三、满女和月月	12
独 屋	25
铜鼓冲的女人	31
萌 芽	42
玉阿婆	55
那一夜月光如水	66
生活的天平	75
锈铁泛光	89
甲老爷祭	98
姐 姐	112
妻 子	118
踏 青	126
长清先生	136
走访李小迪	149
光复老板和他的满女儿	161
在八月的田野上	174

山 俗

1

冲州撞府见过一些世面的人，假如是细心，是可以总结出这么一点小小的经验的：北方的水流，大致称之为某河、某某河；而南方的水流呢，则大致谓之为某江、某某江。我故乡的那条江，恐怕就是沾了这点便宜，才大言不惭地号称为七里江的。在我的记忆中，那条江有多宽呢？面江而居的人家随便截几枝杉木尾巴，倒在水面上即可做得桥用，吱吱呀呀的鸡公车装着谷物或是猪崽，从桥上推过去推回来，稳稳当当。深度就更说不起话了：看牛伢崽们隔岸相骂，骂得心里来了火，裤脚一卷便扑到对岸去决个雌雄。

将时间回溯到 20 世纪 40 年代，沿着那条号之为江的滑稽可笑的小溪流一直往山里走，就到了铜鼓冲。那时候铜鼓冲的田畈里，一色都还是木架子屋。大杉木砍断做立柱，劈开了做板壁，木匠师傅刨都懒得去刨光，就公榫母榫地构拢来，顶上再盖上茅草，铁钉子都不用一颗，一个屋就有了——冲里树多，木材若不做屋，也是当作柴火塞在灶里来烧的。一直要走到这条冲的最深处，才会鹤立鸡群出现一座青砖砌就的封火垛子统子屋。统子屋就了不起了，盖的是小青瓦就不说了，外墙竟有一丈多高，上半截用拌了桐油的石灰粉刷了，还请流浪的乡村画匠画些麒麟、凤凰、四不像之类的走兽飞禽。中央照例是一副门楼，两扇黑漆大门威严无比，上面钉了铜钱大的铁钉。大门平常关得严严实实，出入要走旁边一个小偏门。只有族中子弟起了纠纷——或兄弟分家各不相让，或邻里之间打架斗

毆——大门才缓缓地、阴沉地打开，露出里面排列有序的祖宗牌位。

这一座统子屋，是我们铜鼓冲邹姓家族的祠堂。

祠堂大门一打开，那气氛立时就森严了。祠堂里备有高桌子、长板凳。袅袅香烟之间，有纠纷的双方，必摸着自己的良心，对着祖宗的牌位申述自己的理由，然后坐下来，静听族中长老的调解。万一事情复杂，双方又不相让，便占卦，由祖宗的在天之灵来裁决。这有一些游戏的意味，看热闹的人自然就很多。若是处罚族中某个不贞洁的女子时，气氛便变得相当激烈了。众人言来语去逐步上纲，往往可以做出将女子活活沉潭的“壮举”来。

家族里掌管祠堂钥匙的人，通常为一贫穷且困顿的族中孤老，他除有事开启大门外，平常还要给祖宗牌位上上香，在地坪里和天井里洒洒水，秋天扫落叶，冬天扫雪。四时八节，则用全族人的名义，烹了整鸡整鹅，摆上一盅山里人自己酿造的红薯酒，念些似通非通的四六句子来祭奠祖宗。

列祖列宗，在天之灵，
恩施故里，泽得子孙……

人们管他叫祭司。

做祭司是不怎么光彩的事情，吃义仓里的公众谷米。做事勤快的话，大户人家或许春秋两季会赏几串钱的包封。这含有怜惜孤老的意思，所以那祭司的地位，与叫花子相去并不甚远。山里人诅咒仇家绝代，总会这样说：“黑良心的，你老了会只守得祠堂！”

有谁又愿意当祭司呢？

然而世界上却无奇不有。

铜鼓冲的这个祭司，竟是一个标致的后生。而且，这后生还曾在益阳

街上念过洋书喝过洋墨水，你说怪不怪！至于他为哪样最终没有搏个洋博士回来，倒向冲的头面人物邹大善人讲好话，谋了这个讲话不起的差事，那是自有一番原委的：祭司的爹爹喜赌博，将祖传的田土输得卵子朝天，瓦片子都被人家揭完了，人穷志短又去偷人家的牛，且失了手，最终让衙门里一索子牵到师管区卖了兵，做崽的自然读不起洋书了。

“读书人下不得力气，那就让他吃几天祠堂的义谷罢，这又何妨？”邹大善人出面，对族尊七太公这样说：“祠堂里的义谷，本来就是养读书人的，何况他总还是邹家的子孙！莫说他也吃不了多久——读了那么多书，大官做不了，小官总还是要做一个吧？石板也有翻身的日子呢，天意不可违！”

后生于是就做了祭司。

后生做祭司工作很勤谨，每天总是一早便起来了。先洗手焚香，将祖宗牌位抹拭一遍，尽管那上面干干净净并没有灰尘。不过还是有族人对他不看好，因为他不像他的那些同行一样，不习惯给祖宗牌位磕头，却喜欢鞠躬。胡乱吃点什么，天便大亮了，竹林里八哥唱、画眉也唱，一起叽叽喳喳地叫，撩得人心里发慌。清新得如同刚刚浴后的太阳，首先在雾蒙蒙的群山峻岭上露出一点头，然后是一跳，两跳，三跳，便整个儿印在蓝得像要滴水的天幕上了。山风从四面八方涌来，将黑夜遗留的残雾往山坳里赶，群山在雾障中现出一点青翠的顶，有如大海中的绿岛一样深奥。这时候，后生祭司总捧一本老厚老厚的书，坐到竹林里读起英语来。若是碰到过路的外乡人来祠堂坐着歇脚，后生祭司便和他聊，只是聊着聊着定会发一通牢骚。

“某某教育厅长，瞎了狗眼！铜鼓冲有现成的督学不用，倒请了一个湖北佬，真正岂有此理！某某税务局长，瞎了狗眼！难道本县还寻不出一个税务包办吗？请我，我不一定会去搞，不请，真正气死人……”诸如此类。

他说他是虎卧深山听风啸呢。

冲里的老班子都不喜欢他，有人对族尊七太爷说，不磕头却鞠躬，用这样的人做祭司，会得罪列祖列宗的。列祖列宗怪罪下来，那还得了？庚

申年的跛子祭司偷了山背后的黄寡妇，那一年冲里鸡鸭死绝，猪牛发瘟，七里江只有一脚背深竟也淹死了一个细伢崽。但七太爷虽然身为族尊，却也无法。这个祭司是邹大善人保举的，七太爷贵而不富，认真说还有点贫：他的三个崽都做租田，租的就是邹大善人的三十亩冷浸水田。于是七太爷只好对老班子说：“他既然是邹家的子孙，将就将就吧，况且，山背后的曹神仙说他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一副贵人像，保不住今后会做得到一个官的。”

铜鼓冲邹姓因省城县城都朝中无官，多年和外姓人争水争山林，官司总是一个“输”字。

倒是一班细伢崽喜欢后生祭司，给他逮八哥、捉画眉，光着屁股从七里江里摸了石鲇鱼送给他吃，他也间或告诉那些细伢崽认几个字：人口刀，马牛羊。

3

十二岁的独仔，哪天不到祠堂里去听后生祭司讲点什么，那一夜就必定睡不着觉。

后生祭司的肚子里，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他说他坐过轮船，搭过火车，还看见过日本的洋马。那日本矮子人不高，养出来的洋马却威武得很。日本矮子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洋马，才狗胆包天敢来侵略我们中国！“那洋马到底有多威武？”后生祭司说：“马肚子下面站得一个人！”听后生祭司讲，外国也讲孝悌忠恕，而且，比铜鼓冲还厉害！就说西山鬼子罢，男人外出回来了，堂客必跪在门口接，搞熟了饭，男人吃，堂客就跪在旁边添饭！但他又说，外邦有个节气，叫打夫节。记不清是日本矮子呢还是印度红毛了。打夫节那天，那些洋堂客们手执竹篾片，可以尽情地打男人，尽情地将一年的怨气发泄尽。有规矩，洋堂客们在打夫节这一天打男人，男人是不准还手的，还了手，祠堂里要将男人上绞架、吊死，就像我们铜鼓冲将不贞洁的女子沉潭一样。外邦也有祠堂，只是不叫祠堂，叫教堂，字面上有些不同而已。

独仔有些痛恨打夫节，这倒不是因为觉得不合中国的礼法，他还想不到这一层。他是这么想的：细妹，他那比自己大了十二岁的堂客，一个在独仔刚刚满月便做了他的童养媳的周姓女子，曾经到祠堂里来交纳过义谷，是否也听后生祭司讲过打夫节呢？独仔是早就没有父亲的了，母亲为他娶了亲，一冲人都说母亲会当家，早早为儿子办完了人生的大事，撒手就放得心了。这话没有说好，母亲后来在碧云峰采药摔死了。母亲在世时有一根竹箴片，挂在门角弯里一根钉子上，寸宽、两尺多长。母亲深信箴片下面出好人的古训，没有少用竹箴片来指点独仔，指点他怎样做一个孝顺的儿子，怎样做一个威严的丈夫，更多的机会则是用竹箴片来指点细妹，教导她怎样做一个贤惠的媳妇，做一个规矩的堂客。母亲一死，这竹箴片自然就归细妹继承了，竹箴片的朋友就只有独仔一个人了。细妹一生气就揪住独仔的耳朵，不过因为独仔夜里尿湿了床，不过因为独仔洗碗时打碎了一只碗。

总之，细妹太像母亲了。

因为怕挨打，独仔倒愿意待在祠堂里，看后生祭司洗手、焚香，听后生祭司扯白，听他读“犹是春闺梦里人”（他已经老早不读英语了）。有时候，后生祭司也和独仔扯谈：

“昨夜你堂客又打你了罢？你只晓得困死觉。”

“没有，细妹夜里不打人。”独仔老老实实回答。

后生祭司阴起一双眼睛，问：“她夜里哭吗？”

“哭。”独仔依然老老实实回答。

后生祭司和独仔扯起细妹来，先是用一种调侃的口气，慢慢地认真了，叹了口气，然后说童婚制度是中国落后的象征，妇女解放任重而道远。独仔当然听不懂这些，他只是追逐后生祭司的眼睛，他发现后生祭司望着远处的竹林，有几分惋惜，眼睛里有几分不平，还有几分惆怅。

独仔猛然记起，好久好久了，后生祭司曾将一片鲜红的枫树叶，叫自己捎给细妹。细妹要枫树叶做哪样呢？自家屋后有六棵枫树，细妹为哪样单要祠堂里的枫树叶呢？独仔没有想过，他乐于帮忙，尤其乐于帮后生祭司的忙。

这其中有多少故事？

一概从简，反正独仔也不明白。

4

夕阳西坠，鸟雀归林。后生祭司掸掸长衫，回屋去过他的长夜，独仔则背起他的收获——或是一筐猪草，或是一架枯柴——老大不情愿地回到自家的木架子屋。

细妹好像胖了些，脾气是越来越古怪了。不过因为独仔吃饭时将竹筷掉到了地上，不过因为独仔将米糠喂了麻雀，有时候什么也不因为就去揪独仔的耳朵，就去操起母亲遗留下来的竹篾片打他。有一次，她揪住独仔的耳朵，忽然自己却簌簌地流泪了。放下手，无限伤心地道一句：“小冤家，你还什么都不晓得呢！”

我还什么都不晓得？你大，挖得园土，薅得田坎，我小，担不起水桶，推不起磨子，你是在嫌我吃了你的饭呢！我还不晓得？终于有一天，独仔开始反驳了：“对江的石牯比我还小，呜呜，才三岁，他屋里的细妹（那时候女子多无名，叫细妹的女子特别多）白天砍柴，晚上抱着睡，呜呜，从不打！就你凶，就你恶，你是欺负我娘死得早呵，呜呜，你坏了良心，你听信了后生祭司的打夫节，呜呜，呜呜呜……”

听独仔提起后生祭司，细妹的脸突然白了，她走到木架子屋的大门外，站到那巍峨如同阅兵台的麻石阶基上，望着对面幽深静谧的竹林，望了很久很久。竹林里有一堆坟，埋着独仔的母亲。母亲在弥留时说：“细妹呀，独仔交付给你了，我放得心，独仔娶了亲了，我还有什么走不得的呢？你要为他生个崽！”母亲在世的时候，细妹恨婆婆，恨婆婆处处都要拿出婆婆的样子来。死了，才觉得那本就无可非议：她也从媳妇走过来的，而我细妹也是要做婆婆的。

山风悄悄地从江（其实是溪）那边吹来，吹，吹，吹得细妹额前的刘海一根根飘拂，吹得细妹的心一阵阵纷乱。

细妹觉得，自己是有一点对不起独仔，对不起这个无娘的伢崽，她觉

5

得自己仿佛又是他的母亲了，于是叹了一口气，进屋打来一盆热水，将独仔扯过来，帮他洗脸，帮他换衣，又端来盖在锅里的热饭热菜，看着他吃下去。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下去。

六月六，晒疮毒。

这一天，必定是黄火大太阳。这一天，铜鼓冲的各家各户，都会将穿了一冬的棉袄棉裤翻出来，挂在篱笆上暴晒。女人们从早上起就浸在七里江，洗她们的印花床单，洗她们的麻布蚊帐，连丢在阁楼上的旧围裙也被她们寻出来了，仔仔细细洗得干干净净。铜鼓冲的乡俗认为：这一日与往日不同，这一日将屋里收拾干净了，全家人连猪牛猫狗就一年都不会生疾病了。

独仔却在后湾八斗丘田里翻泥鳅。毒辣辣的太阳灼在他流油的背脊上，他竟全然不觉。这八斗丘，原是冲里人用来泡麻捆子的一眼浅塘，独仔将水放干了，于是现出黑糊糊的淤泥来。泥鳅好厚，一脚踩下去，只听见脚板底下吱吱地叫。没有半个时辰，独仔的鱼篓便有些装不下了。这泥鳅洗净了，烘干，熏好，到冬日雪封了菜园时，不要放油，放一点辣椒粉就是一道绝好的下饭菜。

突然，对门的观音婶婶在山路上喊：

“独仔独仔，你堂客生了呢，快些回！”

生了，生了哪样？细妹一早吩咐，说是看见八斗丘里泥鳅起了堆，叫独仔不要让人抢了先，并没有吩咐叫早些回去啊。独仔只当没有听见，仍旧翻他的泥鳅。直到鱼篓里真的装不下了，这才胡乱抹了一下手，顶着一头一脑的泥巴，回家去。

家里确实有些异样。

首先是从从来没有过的热闹，进进出出，全是来送恭喜的人。堂屋里大方桌上热气腾腾，鸡肘子、猪蹄子、回锅肉、隔年笋，全是好东西。观音

婶婶忙进忙出，猛看见独仔，一把扯住，嘴里喊着“恭喜恭喜”，就把他往方桌的大右边拉。

“来来，上座，上座！”

独仔这才知道，他为邹家支祠的人丁兴旺，立下了汗马功劳。

“恭喜，敬一杯！”

“高升，高升，再一杯！”

独仔先是左躲右闪，避不开四面高高举起的酒杯，终于急得哭了。但这酒是一定要吃的，观音婶婶这么说，海桂阿公也这么说，所有的人都这么说。后来独仔醉了，醉成了一摊泥，被人胡乱丢在灶脚的柴火上，安安静静地腾云驾雾去了。他又梦见在八斗丘翻泥鳅，可泥鳅捉到鱼篓里却变成了水蛇。

黄昏的时候，独仔醒了，这才记起该去看看细妹。生了，生个什么呢？他仿佛记起观音婶婶的话，畏畏缩缩蹑进房子里。他见细妹偎在床上，头上包了一块帕子，正在泣泣地哭，枕边还有一个小襁褓，并没有半点声息，看来是生了一个细伢崽，独仔陡然觉得今天确实是发生了一件大事。房间里还有后生祭司，后生祭司鞋面上沾着夜露，看样子也是刚刚进屋。后生祭司搓着手，在房间走过来走过去，刚想开口说点什么，细妹突然抓起桌子上的玻璃灯盏，“呼”的一声朝后生祭司掷去，口里还恨恨地骂道：“你来逞死？快些走开！都怪你，都怪你！”

说罢，她双手撕扯自己的头发，放开喉咙大哭起来。

6

好几年的时光无声无息地流逝了。

那条小溪流，依然大言不惭地号之为七里江。这其中，邹家支祠的黑漆大门开启过几次，其中一次，是为了恢复一个族人的族籍。那个族人外出多年，官家说他上山做了匪，邹家哪容得这样的子孙？祠堂就开除了他的族籍，死后不得埋入祖坟山。后来有确信，那族人只是去一个叫延安的地方做了红脑壳，而红脑壳看看就要坐天下了，这当然要恢复族籍。只是

后生祭司的工作是越来越不勤谨了，这引起七太公极大的不满意，但后生祭司已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了，据说他有个同学新近在江西升了官，正在为他谋差事呢，他这回是真的虎卧深山听风啸了。

世界正在起变化，但山依然是那么绿，水依然是那么清，细妹生的细伢崽长大了，帮着赶得禾田里的鸡鸭了，帮着驱得晒场上的雀鸟了。天光日夜，追着独仔喊爹爹，喊得浸甜的。小家伙很懂事，独仔偶尔为得某件琐事与乡人吵嘴，他便挥着肉鼓鼓的小拳头，躲在独仔身后咿咿呀呀地帮腔，那情景，自然是很感动人的。独仔呢，出脱成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了：肌肉变得结实，一攒劲，手臂上隆起一堆堆，似一头头蠕动的小动物；嘴唇上生出胡茬茬来，由柔软变得硬实。

他成了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却无端又生出许多的烦恼来。

沉默了许多年的细妹，看着一天天成熟起来的独仔，幻想出许许多多的希望，如同经过一春的劳作而挨到秋天，她是更加倍地勤奋劳作了。她开始注意自己的仪态了，上山有些怕山风吹乱了自己的头发，下田有些怕冷水浸粗了自己的皮肤，常常处于一种即将收获又估不出收获如何的境地。那根从婆婆手里继承下来的竹篾片呢，是早已在灶膛里变成灰烬的了。她有些诚惶诚恐，暗暗地希望独仔多多地注意自己。

可独仔却偏偏解不开这一层。

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人大了，欢悦和无虑也就离开自己了，脾气也就跟着坏了，他是从心底里感激细妹的，是她尽了母亲没有尽完的天职，将自己拉扯大。他也喜欢小家伙，但想起有关小家伙的种种琐事，又总觉得小家伙于自己有某种欺诈的行为。人们恭维他，说他是早生儿子早得福，却只看见他时常拉着小家伙，坐在阶沿上，望着江对面莽莽的竹林深处想自己的心事。

对江的某处，又在演出与上文所叙述的故事略略相同的故事。

有一个人，牵着刚刚七八岁的石牯，坐在阶沿上，跟石牯讲吴刚砍桂花树，讲花果山的孙猴子，讲土地老儿过生日，末了，却对着屋里唱起一支叫人听了心里发颤的山歌来！

那山歌道：